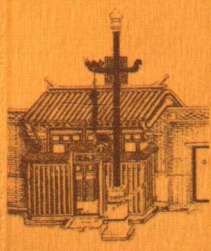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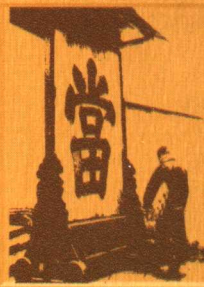




昌平 參伯昂
肆所昂 伍萬昂
定銀陸萬 松江銀柒拾兩
松江銀捌兩 下寶銀壹兩



順天 順富
馬掛棧 陸竹文
乾隆三十年三月七日



春当绶罗衣满架 秋收珠宝玉盈箱
上输国课裕国富 下济民急慰民生

中國典當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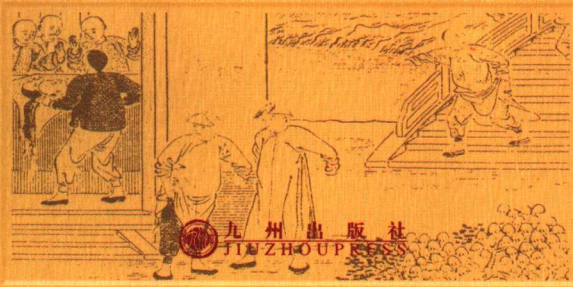
〔图文典藏版〕

曲彦斌 著

收利五個月云
天不年
民國貳拾年正月廿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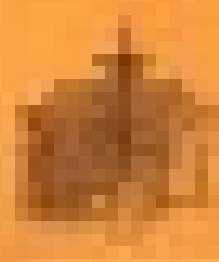


註過大
原票作
對圖
民國貳拾年拾月





1174
1175



1176
1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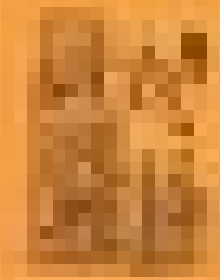
中國典當史

1178

1179



1180



1181

1182



春当绶罗衣满架
秋收珠宝玉盈箱
上输国课裕国富
下济民急慰民生

中國典當史

〔图文典藏版〕

曲彦斌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典当史/曲彦斌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7.4
(雅俗轩文存)

ISBN 978-7-80195-628-6

I.中… II.曲… III.典当业—经济史—中国 IV.F832.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0393 号

中国典当史

作 者 曲彦斌 著
责任编辑 王守兵
责任校对 仲济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毕诚彩印厂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4.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95-628-6/K·114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言

十八世纪中叶，适值清朝乾隆年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中国这块具有古老文明史的土地上出现，而国家仍处于封建王朝的桎梏之下。就在如此历史背景条件下，产生了一部具有反封建意识的伟大现实主义小说，即曹雪芹的《红楼梦》。二百多年来，《红楼梦》中的宝、黛爱情故事曾使无数男女青年痴醉；其卓越的艺术性和所展示的历史文化风貌不仅赢得了本土多层次的广泛读者，甚至还倾倒了海外的许多读者。一般说来，人们往往是将之作为历史与人生教科书来读的。除文学家而外，许多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均以其独有的慧眼从书中发现了一些与本领域相关的有用信息。多视点的研究，人们益感作者知识的渊博、艺术的成功，已形成“红学”。这些，当然不是一般读者所能体验到的事。

写至此，或有读者会问，一部讲典当史的专书怎么开篇竟说起《红楼梦》来了？岂非咄咄怪事？其实，并不怪哉。笔者少年时代亦曾为红楼故事所倾倒，而今作为从文化史角度考察、研究中国典当史的学者，则尤其注意书中

引言



有关贵族生活与典当业关系的情节，以及由此展示的社会生活风貌。当然，这也使我格外增加几分对曹氏这位大手笔的钦佩。毋庸讳言，我如此开篇的意向，是在于期望使读这本小书者，不至于翻开首页就陷于传统史书所推崇的那种“庄严”却枯燥沉闷的风格气氛之中，试图在紧密围绕正题又不浪费笔墨的情况下，略增一点活泼情趣。其情趣，则在于一般读者往往沉湎于人情故事之际所忽略之处。

旧时民间流传有这么两句俗语，一说“当当抵当当还在”，一说“当当取当当抵当”^①，体现了典当者出入当铺时的基本心态。按其字面的意思，大致是说，为调剂缓急或一时拮据而典当，尽管有所耗费，但当本还在。典当业主们也借当户这种心态来招徕生意，旧时当铺门面的楹联即可为证。试看下例：

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四海之内，万物皆备于我；
或曰取之，或曰勿取，三年无改，一介不以与人。^②

缓急人常有；
权衡我岂无。^③

攘攘熙熙，有无相济；
生生息息，尔我平安。^④

凡此，典当应是社会生活中一种便民而互利的钱物调剂商业设置。但是，由于历来当商唯利是图，乃至重利盘剥当户，使得这种以往一向与人们日常生活有着普遍而密切联系的行业形象颇为恶劣。清以来，皇室、贵族、官宦经营典当成风，甚至皇帝还不时将典业作为赏赐品赐予王侯或命官。如此，官与商竞相以典业牟利，其形象岂还能好！只是更加重其铜臭味而已。虽然这样，清代的典当业

①采自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俗谚》（中国谚语总汇·汉族卷上册第159~160页，全三册，1983年出版）。

②采自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编《对联选》第19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③采自裴国昌编《三百六十行对联选注》第216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④同上。

仍繁荣一时，恰又可说明其与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相联系的密切性与普遍性。如无市场需求，也就不会出现皇当、官当与民当并举竞争局面了。值得注意的是，典当业的这种社会功利性，竟然在着重描写清代贵族生活的《红楼梦》中得以多处反映，并成为其铺叙情节、刻画人物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十数处写及典当活动、物事之中，绝大多数均在曹雪芹原著的前八十回之内；在传为高鹗续作的后四十回里，则极少出现有关字样。或许，这也是情节发展所致。^①说来有趣，《红楼梦》第四回“护官符”上所谓“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就在“鼓楼西大街”开着一座以“恒舒”为铺号的当铺，^②这是在第五十七回借邢岫烟之口说明的。

邢岫烟本系贫寒家女儿，但因是荣国公长孙贾赦的妻侄女而得以跻身于贾府，与姨娘所生的贾迎春同住，后由贾母作保许给了贾政妻妹薛姨妈之侄薛蝌为妻。尽管如此，仍然未改其经济拮据状况，不时接受探春赠送的首饰或薛宝钗的暗中接济，又不得不时与当铺打交道，以缓解客寓荣府间身边应酬费用的窘困。书中这段是这么写的：

这日宝钗因来瞧黛玉，恰值岫烟也来瞧黛玉，二人在半路相遇。宝钗含笑唤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块石壁后，宝钗笑问他：“这天还冷的很，你怎么倒全换了夹的了？”岫烟见问，低头不答。宝钗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问道：“必定是这个月的月钱又没得。凤丫头如今也这样没心没计了。”岫烟道：“他倒想着不错日子给，因姑妈打发人和我说：一个月用不了二两银子，叫我省一两给爹妈送出去，要使什么，横竖有二姐姐的东西，能着些儿搭着就使了。姐姐想，二姐姐也是个老实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东西，他虽不说什么，他那些妈妈丫头，那一个是省事的，那一个是嘴里不尖的？我虽在那屋里，却不敢很使

①我不是“红学”专家，未便断言，仅“或许”言之罢。

②贺海《燕京琐谈》第106页载：“当时鼓楼西大街有一‘典当王’开设的‘天顺当’，即开业于清代康熙年间，据说，这个当铺可能就是红楼梦第五十七回里面所说的那个‘恒舒当’。”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出版。



◎邢岫烟（《绣像红楼梦》）





○薛宝钗（《绣像红楼梦》）

他们。过三天五天，我倒得拿些钱出来给他们打酒买点心吃才好。因一月二两银子还不够使，如今又去了一两。前儿我悄悄的把棉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盘缠。”宝钗听了，愁眉叹道：“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后年才进来。若是在这里，琴儿过去了，好再商议你的事。离了这里就完了。如今不先定了他妹妹的事，也断不敢先娶亲的。如今倒是一件难事。再迟两年，又怕你熬煎出病来。等我和妈再商议，有人欺负你，你只管耐些烦儿，千万别自己熬煎出病来。不如把那一两银子明儿也越性给了他们，倒都歇心。你以后也不用白给那些人东西吃，他尖刺让他们去尖刺，很听不过了，各人走开。倘或短了什么，你别存那小家儿女气，只管找我去。并不是作亲后方如此，你一来时咱们就好的。便怕人闲话，你打发小丫头悄悄的和我说去就是了。”岫烟低头答应了。……宝钗道：“我去潇湘馆去。你且回去把那当票叫丫头送来，我那里悄悄的取出来，晚上再悄悄的送给你去，早晚穿好，不然风扇了事大。但不知当在那里了？”岫烟道：“叫作‘恒舒典’，是鼓楼西大街的。”宝钗笑道：“这闹在一家去了。伙计们倘或知道了，好说‘人没过来，衣裳先过来’了。”岫烟听说，便知是他家的本钱，也不觉红了脸一笑，二人走开。^①

原来，薛家这位尚未过门的媳妇，因一时手头拮据而将御寒棉衣当进了由未婚夫本家堂兄薛蟠开的“恒舒典”，无怪乎薛宝钗戏言“闹到一家去了”。据《护官符》“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之注称：“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共八房分。”^②年幼丧父的薛蟠，“虽是皇商，一应经纪世事，全然不知，不过赖祖父之旧情分，户部挂虚名，支领钱粮，其余事体，自有伙计老家人等措办”。^③可知，“恒舒典”系其承继的祖上产业之一。他虽无经营本事，却是典东，因而不仅说了算，铺中从业者亦

①见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第810-8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以下凡引《红楼梦》除专有说明者外，悉据此本，径注书名与回次、页码。

②《红楼梦》第四回，第60页。

③同上，第64页。

唯东家是从。对此，书中间或有例可证。如第三十七回，湘云与宝钗灯下计议设东拟题开诗社时，宝钗说：“这个我已经有个主意。我们当铺里有个伙计，他家田上出的很好的肥螃蟹，前儿送了几斤来。……我和我哥哥说，要几篓极肥极大的螃蟹来，再往铺子里取上几坛好酒，再备上四五桌果碟，岂不又省事又大家热闹了。”随即便叫过一个婆子来吩咐道：“出去和大爷说，依前日的大螃蟹要几篓来，明日饭后请老太太姨娘赏桂花。你说大爷好歹别忘了，我今儿已请下人了。”若非是自家当铺的伙计，如何这般随意应手！又如第七十九回，先被买入给薛姨妈当使女而后被收为薛蟠之妾的香菱，向宝玉谈到即将过门的薛妻夏金桂时说：“谁知这姑娘出落得花朵似的了，在家里也读书写字，所以你哥哥当时就一心看准了。连当铺里老朝奉伙计们一群人糟扰了人家三四日，他们还留多住几日，好容易苦辞才放回家。”是知金桂过门前，恒舒典的朝奉、伙计曾随同典主薛蟠受到夏家的盛情款待。

在清代，“一切皇当均是交由内务府衙门具体经营”^①的。同时，又“对于官吏开当问题，采取了一条既鼓励默许，又严加防范并视为‘利窟’的双重政策”^②。在此情况下，“不仅正印职官敢于恃势开当，连一些佐贰杂职、书吏，甚至长随门丁之类职位低微的人，也往往开设有当铺”^③。从书中得知，薛蟠虽“现领内府帑银行商”，但其所经营的恒舒典却不属“皇当”，而是自家百万产业中的一部分，故宝钗称之“我们当铺”。究其实，属“官商”之列。原因在于，其本是祖上紫薇舍人^④薛公的基业，至薛蟠虽无官位，却也是袭享内务府国库银钱的皇商。有鉴于斯，又显然有别于由民间市商经营的“民当”。至于“恒舒典”更具体的本、息、经营活动状况等，书中未有详尽描述，或是无此必要。

然而，通过对邢岫烟迫于手头拮据而忍寒悄悄当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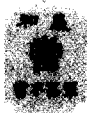
①韦庆远《论清代的“皇当”》，载《香港大学1985年国际明清史研讨会论文集》。

②韦庆远《论清代的“生息银两”与官府经营的典当业》，载《清史论丛》第八辑。

③韦庆远《论清代的“生息银两”与官府经营的典当业》，载《清史论丛》第八辑。

④紫薇舍人，即中书舍人，唐开元年间曾将中书省改称紫薇省，因有此称，微又作薇。





细节描写，却生动、深刻地表现了她寄人篱下的窘困处境。同时，大观园中的人情心态、时事冷暖亦尽在其中了。当其必须当当的时候，只能偷偷进行，原因亦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碍于身份，不好露出寒酸之相，同时又恐招惹猜嫌造成人际关系的节外生枝。而这些，更都是极易引来飞短流长诸般非议的，使之不好做人。既要维护体面，又得避免招致一些麻烦，唯有悄然当当以缓解一时之难。至于宝钗亦为之“悄悄的取”、“悄悄的送”，显然也是鉴于上述种种而维护岫烟利益，而维护岫烟更是维护其自家、自身利益。假如“闹在一家去了”的消息传出，亦绝非仅仅是“人没过来，衣裳先过来”的轻松笑谈，尤将有伤薛家体面。真是人事冷暖需样样小心，窘困境遇步步艰难。

那么，是不是大观园中唯有岫烟当当呢？否。试看下面描写：

一语未了，只见贾璉进来，拍手叹气道：“好好的又生事，前儿我和鸳鸯借当，那边太太怎么知道了。才刚太太叫过我去，叫我不管那里先迁挪二百银子，做八月十五节间使用。我回没处迁挪。太太就说：‘你没有钱就有地方迁挪，我白和你商量，你就搪塞我，你就说没地方。前儿一千银子的当是那里的？连老太太的东西你都有神通弄出来，这会子二百银子，你就这样。幸亏我没和别人说去。’我想太太分明不短，何苦来要寻事奈何人。”凤姐儿道：“那日并没一个外人，谁走了这个消息。”平儿听了，也细想那日有谁在此，想了半日，笑道：“是了。那日说话时没一个外人，但晚上送东西来的时节，老太太那边傻大姐的娘也可巧来送浆洗衣服。他在下房里坐了一会子，见一大箱子东西，自然要问，必是小丫头们不知道，说了出来，也未可知。”因此便唤了几个小丫头来问，那日谁告诉呆大姐的娘。众小丫头慌了，都跪下赌咒发誓，说：

“自来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有人凡问什么，都答应不知道。这事如何敢多说。”凤姐详情说：“他们必不敢，倒别委屈了他们。如今且把这事靠后，且把太太打发了去要紧。宁可咱们短些，又别讨没意思。”因叫平儿：“把我的金项圈拿来，且去暂押二百银子来送去完事。”贾琏道：“越性多押二百，咱们也要使呢。”凤姐道：“很不必，我没处使钱。这一去还不知指那一项赎呢。”平儿拿去，吩咐一个人唤了旺儿媳妇来领去，不一时拿了银子来。贾琏亲自送去，不在话下。^①

原来，贾琏夫妇这一桩恐怕人知的隐秘，竟是打通贾母身边侍女鸳鸯的关节，私自运出一箱“金银家伙”作当头押钱，以应付几项礼金开销。同岫烟当当的处境相比，真可谓“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难处”。凤姐一边暗中放债蓄财，一边又明里用金项圈当钱障人耳目、绝人口实，连丈夫也不放过。但机关算尽太聪明，仍被太太抓住了偷用当头的把柄，敲去了二百两银的竹杠。所谓“借当头”，当是借用别人的东西作当头押钱，而贾琏干的却是私自盗用当头的苟且勾当。前后有关描写，把个贾琏、凤姐的形象、品格均刻画得入木三分。至于他们到哪座典当铺去押钱，书中未说，也实在无关紧要，即或送到“恒舒典”去也无所谓，何况当时“京城内外，官民大小当铺共六七百座”^②，皆可利用。关于这件龌龊勾当，凤姐说：“知道这事还是小事，怕的是小人趁便又造非言，生出别的事来。当紧那边正和鸳鸯结下仇了，如今听得他私自借给琏二爷东西，那起小人眼馋肚饱，连没缝儿的鸡蛋还要下蛆呢，如今有了这个因由，恐怕又造出些没天理的话来也定不得。连你琏二爷还无妨，只是鸳鸯正经女儿，带累了他受屈，岂不是咱们的过失。”^③倒还是平儿这奴才会为之解嘲：“鸳鸯借东西看的是奶奶，并不为的是二爷。——则鸳鸯虽

①《红楼梦》第七十四回，第1046~1047页。

②见《东华录》，乾隆，卷二〇。

③《红楼梦》第七十四回，第1047页。





应名是他私情，其实他是回过老太太的。老太太因怕孙男弟女多，这个也借，那个也要，到跟前撒个娇儿，和谁要去，因此只装不知道。纵闹了出来，究竟那也无碍。”^①虽为解嘲，倒也道破了大观园中以贾母为轴心的潜在亲疏关系。凡此可见，贾琏、凤姐当当，与岫烟之当当，各有其难，关键还在于身份、地位的差别。一为大观园生活旋涡中的显要人物，一为勉强跻身不能把握自家命运的陪衬者。

贾府嫡派孙贾璜之妻金氏，虽称璜大奶奶，却是个虚伪、苟安的人物。她和丈夫“时常到宁荣二府里去请安，又会奉承凤姐儿并尤氏，所以凤姐儿尤氏也时常资助资助他”。第十回写当她听寡嫂说侄儿金荣在学房受了宝玉、秦钟欺负之后，本来是怒冲冲地到宁府评理去的，见了面却“未敢气高”，饰演了虚伪、苟安的角色。事实上，这一人物形象，已在第九回末尾借宝玉的小厮茗烟之口作了刻画性的生动铺垫。而且，亦与“借当头”相关。

茗烟在窗外道：“他（金荣）是东胡同子里璜大奶奶的侄儿。那是什么硬正仗腰子的，也来唬我们。璜大奶奶是他姑娘。你那姑妈只会打旋磨子，给我们琏二奶奶跪着借当头。我眼里就看不起他那样的主子奶奶！”^②

读者先有了这么一个跪着借当头的形象烙印，再读至下回她那苟且求安的故事，亦即见怪不怪了。对照后来关于岫烟忍寒当衣解窘之例，这位璜大奶奶就格外令人生厌、作呕了。

璜大奶奶要跪着向琏二奶奶王熙凤借当票，如果同琏二爷央求妻子帮忙从鸳鸯手里偷借贾母的当头，还要被妻子揩油比起来，也就算不得奇闻了。

贾琏笑道：“好人，你若说定了，我谢你如何？”凤姐

①《红楼梦》第七十四回，第1047页。

②《红楼梦》第九回，第143页。

笑道：“你说，谢我什么？”贾璉笑道：“你说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平儿一旁笑道：“奶奶倒不要谢的。昨儿正说，要作一件什么事，恰少一二百银子使，不如借了来，奶奶拿一二百银子，岂不两全其美。”凤姐笑道：“幸亏提起我来，就是这样也罢。”贾璉笑道：“你们太也狠了。你们这会子别说一千两的当头，就是现银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难不倒。我不和你们借就罢了。这会子烦你说一句话，还要个利钱，真真了不得。”①

平儿这兼妾、奴于一身的陪嫁丫头，实在深知主母雁过拔毛、唯利是图的秉性，一个提醒，正中下怀。王熙凤连帮助丈夫借当头的机会也不放过，亦要取利，其刻毒品格与夫妻关系所在跃然纸上，无需赘言矣。结发夫妇尚且如此，对其他人不想而知，这不正是贾府内部人际关系的写照或缩影吗！

在《红楼梦》广泛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以其人物、故事为题材的民间俗语。“林妹妹不认得当票——废纸一张”，便是其中取材于岫烟那张当票而引出的一个民间歇后语。

一语未了，忽见湘云走来，手里拿着一张当票，口内笑道：“这是个帐篇子？”黛玉瞧了，也不认得。地下婆子们都笑道：“这可是一件奇货，这个乖可不是白教人的。”宝钗忙一把接了，看时，就是岫烟才说的当票，忙折了起来。薛姨妈忙说：“那必定是那个妈妈的当票子失落了，回来急的他们找。那里得的？”湘云道：“什么是当票子？”众人都笑道：“真真是个呆子，连个当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妈叹道：“怨不得他，真真是侯门千金，而且又小，那里知道这个？那里去有这个？便是家下人有这个，他如何得见？别笑他呆子，若给你们家小姐们看了，也都成了呆



①林黛玉（《绣像红楼梦》）



引言



子。”众婆子笑道：“林姑娘方才也不认得，别说姑娘们。此刻宝玉他倒是外头常走出去的，只怕也还没见过呢。”薛姨妈忙将原故讲明。湘云黛玉二人听了方笑道：“原来为此。人也太会想钱了，姨妈家的当铺也有这个不成？”众人笑道：“这又呆了。‘天下老鸹一般黑，岂有两样的？’”薛姨妈因又问是那里拾的？湘云方欲说时，宝钗忙说：“是一张死了没用的，不知那年勾了帐的，香菱拿着哄他们玩的。”薛姨妈听了此话是真，也就不问了。……这里屋内无人时，宝钗方问湘云何处拾的。湘云笑道：“我见你令弟媳的丫头篆儿悄悄的递与莺儿。莺儿便随手夹在书里，只当我没看见。我等他们出去了，我偷着看，竟不认得。知道你们都在这里，所以拿来大家认认。”黛玉忙问：“怎么，他也当衣裳不成？既当了，怎么又给你去？”宝钗见问，不好隐瞒他两个，遂将方才之事都告诉了他二人。^①

事实上，首先是史湘云不认识当票，出于好奇拿给人问，才引出关于林妹妹的歇后语。之所以不说“史湘云不认得当票——废纸一张”，显然是因为林黛玉形象给读者的影响远远大于史湘云之故，一部《红楼梦》在民间影响最广泛的莫过于其中的宝黛爱情悲剧故事。在红楼女流中，能认识当票的，首先是因经济地位低下而不得不时常当当使钱的丫头、婆子或岫烟之流，其次是像王熙凤这样以当物障眼而又私下放债取利蓄财之辈，再即薛姨妈、宝钗者流则是由于自家经营典当，余者当是经多识广、世故较深的妇女。至于史湘云、林黛玉之辈不识当票，一方面是因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因素决定的，难与当铺发生较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她们虽都通得文墨，却不识当票上面的特定的行业书体——当字。当票是当铺收当后付给当户的专用凭证，除铺号等格式说明文字外，由当铺填写的当物名称、成色、数量、银钱数额、编号之类内容，悉用“当

① 《红楼梦》第五十七回，第814~815页。

字”书写，既防伪造、涂改，又兼具欺骗当客的用途，非当行中人，一般人多是不能辨识的，更何况湘云、黛玉这样与当无缘的贵族闺秀了。薛姨妈讲的“原故”，即当票的当字及其特有功能，所以湘、黛二人听了笑道：“原来为此。人也太会想钱了，姨妈家的当铺也有这个不成？”至于众人所代答的，“这又呆了。‘天下老鸹一般黑’，岂有两样的？”一方面道破了典当业竞相盘剥、渔利当户的实情，另一方面也发泄着人们对当商的愤怨。典当业在助人解脱拮据的过程中酌取其利，势所必然，亦无可非议，互利互惠。然而，趁人之急以盘剥或各种非法、不正当手段牟取厚利，则必积人怨，不得已求之亦同时恨之。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多处写及典当、典当活动、当业物事，虽散在于诸回零星情节之中，却无形中构成了一系列的“红楼当事”，作为其导演、铺叙红楼故事的一件别有其妙的小“道具”。明清以来，尤其是清代，中国典当业发展至极盛阶段，皇当、官当、民当，遍布京城内外、全国各地。据《广东通志》卷一六七《政略十》载，仅广州府即有当铺一千二百四十三座，堪见一时之盛。在此社会背景中，《红楼梦》中出现一系列的“当事”，悉属自然。运用寻常事物，构织深刻的内容，恰是一种高超的艺术手段。

作家笔下的人物、故事，多出自其自身生活、阅历的积累。据清末乃至当代红学家们的考证，《红楼梦》中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非仅一时巨室豪门之缩影，亦有曹氏家族兴衰的写照。康熙年间，曹雪芹祖父曹寅与其妻兄李煦，曹寅之母孙氏的亲属孙文成，分别把持江宁、苏州、杭州织造之业达几十年，三家相互扶持，休戚相关，一荣俱荣，一损皆损，与《红楼梦》中四大家族的荣衰恰相映照。曹雪芹在书中融入一系列的“当事”，亦可从其家族经营活动中寻得轨迹。如果说他出生在中国典当发源地





的南京与写及典当并无必然联系，而其父辈即经营典业，则应是其后来写及“当事”的基本生活积累的一部分。

雍正六年（1728年）曹家被抄没后举家迁居北京，雪芹时年五岁或十四岁。^①其之所以回京居住，是因京中有房屋产业。据继任江宁织造郎中隋赫德奏折称：“曹頫家属，蒙恩谕少留房屋，以资养赡，今其家属不久回京，奴才应将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拨给。”^②而曹家原在京产业中除房屋外，尚有一座当铺。据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七月十六日曹頫奉谕奏报家产情况的奏折中称：“……所有遗存产业，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③他们回京后这座当铺是否拨归作养赡之用，还是先已抄没，未见史料记载。又据隋赫德奏折称：“及奴才到后，细查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处，共计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共十九顷零六十七亩，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余则桌椅床机旧衣零星等件，及当票百余张外，并无别项，与总督所查册内仿佛。”是知其父辈在南京家产中，尚有当票多张，当是显贵人家典当活动的存证。凡此说明，曹雪芹早年的家庭经济生活，即与典当业发生着多种直接关系。他晚年生活穷愁潦倒，甚至达到举家食粥境地，其间是否也不得已亲身出入当铺当当呢，不无可能，然无文献记载。

从曹雪芹家庭出身、阅历中与当业的联系，及其《红楼梦》有关“当事”的一系列运用，均同有清以来中国典当业的一时空前发达这个大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有机地联系着。中国典当业起源于中国佛教文化、寺院经济，是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综合结果。当其逐渐传入寺院之外更广泛的世俗社会成为一种纯商业形态之后，仍然未游离于社会文化范畴之外，总是同各种文化现象、尤其是同民间文化密切地联系、交织着。《红楼梦》中穿插的一系列“当事”，亦显示了这种属性特点。由于中国典

①此系用虚岁。关于曹雪芹生年，一说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一说为雍正二年（1724年）。

②《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88页。

③《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132页。

当业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又主要以中、下层社会的人们为基本往来对象；尽管后来时有皇商、官商插足其间，但其自身经营活动、行业内部规制，均以民族传统文化为本形成并传承着本行业特有的习俗惯制，具有特定的民间文化色彩。这种色彩，几乎渗透和制约着中国典当业的全部内部经营活动，以及与外部社会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典当业的本身，即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或说民间文化现象。

中国典当业有文献记载的历史，迄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了。运用现代科学的思想方法，从文化史的角度对这一传统经济形态作一微观考察研究，撰一部专史，从填补中国文化史或经济史的空白来说，显然是颇有价值的。尤其是，中国内地的典当业曾一度消遁了二三十年，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又重露头角，一时散见于数十个大中城市。在此情况下，开展这项研究，又增添了其现实意义，即如何评价典当业，当代典当如何经营，或说怎样存在下去。

时间越久远，似乎历史脉络也越显得清晰易辨；一当直接触及现实，往往却受各种因素制约，变得复杂、难以把握。《中国典当史》毕竟是一部专门史书，而非当代典当业研究专著。既然是史书，就应以其固有的体例与内容为现实、为后人服务。当然，其中亦将写及现代有关内容。总的想法，在写史的同时，亦愿本书能为当代典当业的发展与研究，有关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提供一些比较系统的典业史知识，以及于现实有益的历史信息。

